

三國誌 二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除凶暴呂布助司徒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內若祖三讓徐州  
李權郭汜大交兵  
勇孟德移駕許都

黃天師大鬧鳳儀亭  
犯長安李催孫賈誦  
報父讐曹操興師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勇孟德大破呂布  
楊奉董承護救天子  
呂奉先毒夜殺徐州

共二十一

2119  
3





2119  
3

*Handwritten notes in blue ink,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為戰場以脂粉為甲冑以盼睐為戈矛以嚬笑為弓矢以甘言卑詞為運奇設伏女將軍真可畏哉當為之語曰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

為西施易為貂蟬難西施只要其得一箇吳王貂蟬二面要其董卓一面又要其呂布使出兩副心腸粧出兩副面孔大是不

等一十一書

Red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right page.



易我謂貂蟬之功可書竹帛若使董卓伏誅後王允不激成李  
郭之亂則漢室自此復安而貂蟬一女子豈不與麟閣雲臺並  
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訛傳關公斬貂蟬之事夫貂蟬無可斬之  
罪而有可嘉之績特爲表而出之

此卷最妙在董卓賜金安慰呂布一段若無此一段以緩之則  
布之刺卓不待鳳儀亭相遇之後矣且鳳儀亭打戟墮地之時  
呂布何難拾戟回刺董卓而但徃外急走則皆此一緩之力也  
連環計之妙不在專殺董卓也設使董卓擲戟之時刺中呂布  
則卓自損其一臂而卓可圖矣此皆在王允算中亦未始不在  
貂蟬算中王允豈獨愛呂布貂蟬亦豈獨愛呂布哉吾嘗謂西  
子真心歸范蠡貂蟬假意對温侯蓋貂蟬心中只有一王允爾  
前卷方敘龍爭虎鬪此卷忽寫燕語鶯聲溫柔旖旎真如饒吹

之後忽聽玉蕭疾雷之餘忽見好月令讀者應接不暇令人喜  
讀稗官恐稗官中反無如此妙筆也

却說蒯良曰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  
一鼓可得若還屍罷兵容其養足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  
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自是

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  
換黃祖死孫堅換活黃祖人道劉表便直我道劉表不便直黃孫策

放回黃祖迎接靈柩戰回江東葬父于曲阿之原喪事已畢引軍  
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四方豪傑漸漸接之便有不在話下

孫策接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  
問其子年幾歲矣或答曰十七歲卓遂不以爲意自此愈加驕橫自  
號爲尚父王莽欲學周公董卓又出入僭天子儀仗封弟董昱爲左



將軍鄠侯姪董璜為侍中總領禁軍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  
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別築鄠塢役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之其城郭  
高下厚薄一如長安昔有新豐今內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  
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不知其數家  
屬都住在內為後文伏案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  
候送於橫門外卓嘗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  
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斷其手足  
或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  
筋卓飲食談笑自若以殺降卒為下酒物亦甚無趣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  
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  
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  
托張溫頭入獻同時有兩張溫此一張溫乃漢張溫也百官魂不附體

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  
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張溫事即在董卓口中敘出省筆公等無故不必驚畏眾官唯  
唯而散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此處又放過董卓接入王允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  
圓筆俱妙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  
而一張望王允一樣月下洒淚是悲憤一是憂鬱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  
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無端忽敘出一女子不用王允想到其人來挑動王允妙其女  
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  
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一喝妙甚不用順敘貂蟬驚跪答  
曰賤妾敢有私允曰汝無所私何夜深于此長嘆蟬曰容妾伸肺  
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蟬曰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  
禮相待妾雖粉骨碎身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  
事自曹操行刺不成以後王允日夜憂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  
事自曹操行刺不成以後王允日夜憂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



安因此長嘆不想為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好貂允以  
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突作奇語令人猜想不到隨我到畫閣中  
來貂蟬跟允到閣中允盡叱出婦妾納貂蟬於坐叩頭便拜又特作此驚  
人之筆令人一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憐漢天  
發猜想不到下生靈看官試想一箇女子教言訖淚如泉湧貂蟬曰適聞賤妾曾  
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累卵  
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  
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觀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  
計計名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謀間他父子分  
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  
若何此處方說出計策却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即獻妾與  
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滅門矣此句可憐貂蟬曰大人勿

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允拜謝次日便將家藏明珠數顆  
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本將玉女為鈞先布大喜親  
到王允宅致謝不用王允去請允預備嘉穀美饌候呂布至允出  
門迎迓接入後堂延之上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司徒是朝廷大  
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  
職敬將軍之才也布大喜允慇懃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  
極口奉承呂布妙矣又于布大笑暢飲允退叱左右只留侍妾數  
呂布面前褒獎太師更妙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孩兒來竟說少頃二青衣引貂蟬粧  
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允蒙將軍錯愛不異至親故令  
其與將軍相見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貂蟬送酒與布眉下眼來眼  
去來允佯醉曰孩兒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家全靠將軍哩布  
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寫得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便坐何妨



貂蟬使坐於允側先把蓋後同坐以呂布目不轉睛的看又飲數盃  
 允指蟬謂布曰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  
 若得如此布當效大馬之報允口早雖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  
 無限頻以目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寫得好看不意三自志中  
 少頃席散允曰本欲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去過  
 了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趨呂布不在側精伏地拜請曰允欲屈  
 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若何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  
 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寫  
 宴比前加董卓呂布來法不同次日餉午董卓來到董卓自來一箇請來允且朝服出迎  
 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堂分立兩旁允于堂  
 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于側允曰太師盛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卓  
 大喜進酒作樂允極其致敬天晚酒酣允請卓入後堂請入後堂繼

次序應然亦卓此退甲士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星  
 象漢家氣數已盡太師功德振于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  
 天心人意不但奉承董卓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無道無  
 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為元勳先詩一  
 常允拜謝堂中點上回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曰教坊之樂不足  
 供奉倘有家伎敢使承應卓曰甚妙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繞簇捧  
 貂蟬舞于簾外董卓先坐前堂次入後堂貂蟬有詞讚之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 驚鴻宛轉堂中身  
 只疑飛過洞庭春 按徹梁州蓮步穩  
 好花風裏一枝新 回堂香爇不勝春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

一片行雲到画堂



眉黛從成遊子恨

臉容初斷故人腸

榆錢不買千金笑

柳帶何須百寶粧

舞罷門簾偷目送

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見貂蟬顏色美麗便

問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蟬也此時又不認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

執檀板低謳一曲貂蟬見是女兒身分說歌伎是歌伎身分正是

一燕櫻桃啓絳脣

兩行碎玉噴陽春

丁香舌吐銜鋼劍

要斬姦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擎盃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

方二八豈笑曰真神仙中人也也來允起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

未審肯容納否卓曰如此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待太師其福

不淺卓再三稱謝允即命備車馬先將貂蟬送到相府女將車馬去了

去妙卓亦起身告辭允親送卓直到相府然後辭回乘馬而行不

到半路只見兩行紅燈照道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與王允撞見到

允吃一嚇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厲身問曰司徒既以貂蟬許我

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允允急止之曰此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

處機變布同允到家下馬入後堂堂叙禮畢允曰將軍何故反

怪老夫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貂蟬送與太師人相府是何意故允曰

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明日要到

你家允因此準備小宴等候太師飲酒中間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

貂蟬已許吾兒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來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

有違隨引貂蟬出拜公公公公二字太師曰今日良辰吾即當取此

女回去配與奉先妙將軍試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命人入其

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口自當負荆允曰小女頗有粧奩



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此句我足得妙想呂布此有謝去次日呂  
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不聞音耗也遂入堂中尋問諸侍妾侍  
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董卓做乾爺難爲了乾娘  
婦布大怒不怒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貂蟬起于牀下梳頭忽見聽  
外池中照一人影極長大頭帶束髮冠先見影後偷眼視之正是呂  
布貂蟬長慶雙眉做憂愁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淚眼笑亦頗人  
呂布窺視良久乃出少頃又入卓已坐于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  
事乎布曰無事外面無事裏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見繡簾  
內一女子往來觀觀微路半面以目送情此皆女將並布知是貂蟬  
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快快而  
出董卓自納貂蟬後爲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蟬衣  
不解帶曲意逢迎看他待布如後荷重又如此使出兩副心卓心愈

喜呂布入內問安正值卓睡貂蟬于牀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  
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女將軍帶一至布心如碎卓朦朧雙目見  
布注視牀後目不轉睛回身一看見貂蟬立于牀後卓大怒叱布曰  
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出今後不許入堂曰布怒恨而歸先爲  
引路遇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見卓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  
見責温侯倘彼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  
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  
中心神恍惚誤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歸處  
忽又一頓波瀾條然身雖在卓左右心實繫念貂蟬卓疾既愈入朝  
議事布執戟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乘間提戟出內門一寫上馬  
逕投相府來一寫繫馬府前再寫提戟入後堂再寫魯見貂蟬曰  
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布提戟逕往三寫立于亭下曲欄之







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催聽賈詡

弑一君復立一君為所立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君也  
弑一父復歸一父為所歸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父也  
乃獻帝畏董卓而董卓不畏呂布不惟不畏之又復恃之業已  
恃之又固結之而反怨怒之讐恨之及其將殺已又復望其  
援已而呼之嗚呼董卓真蠢人哉  
王允勸呂布殺董卓一段文字一急一緩一起一落一反一正  
一縱一收此李肅勸殺丁建陽更是淋漓痛快今人俱以蔡邕  
哭卓為非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為知己

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在他人固為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董  
卓誠為當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殉之不為過也猶勝今之勢  
盛則借其餘潤勢衰則掉臂去之甚至為操戈為石無所不  
至者畢竟蔡為君子而此輩則真小人也

呂布去後貂蟬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龍見首不見  
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問他下落則范大夫泛湖之後又  
誰知西子蹤跡乎

張柬之不殺武三思而被害惡黨固不可赦遺孽固不可留也  
但李催郭汜擁兵于外當散其眾而徐圖之不當求之太急以  
至生變耳故東之之病病在緩王允之病病在急

却說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當下李儒扶起董卓至書院中坐  
定卓曰汝為何來此儒曰儒適至府門知太師怒入後園尋問呂布



因急走來正遇呂布奔走云太師殺我儒慌趕入園中勸解不意誤  
撞恩相死罪死罪李儒來此只在李儒卓曰耐耐逆賊戲吾愛姬誓  
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莊王絕纓之會不究戲愛姬之蔣雄後  
為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貂蟬不過一女子而呂布乃太師心  
腹猛將也太師若就此機會以蟬賜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太  
師請自三思李儒幾破卓沉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當思之儒謝而  
出卓入後堂喚貂蟬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在後園看  
花呂布突至妾方驚避布曰我乃太師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趕妾至  
鳳儀亭妾見其心不良恐為所逼欲投荷池自盡却被這厮抱住正  
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此等巧言弱愛董卓曰我今將汝  
賜與呂布何如貂蟬大驚哭曰驚是實驚妾身已事貴人今忽欲下  
賜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亦以死動人○今日婦  
人放刁每以要死恐嚇

其夫是學貂貂而誤者也卓慌奪劍擁抱曰吾戲汝只三字如貂蟬倒於卓懷掩  
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計却不顧惜大師  
體面與賤妾性命妾當生噬其肉說破李儒尤妙不待卓曰吾安忍  
捨汝耶蟬曰雖蒙太師憐愛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所害卓  
曰吾明日和你歸郿塢去同受快樂慎勿憂疑蟬方收淚拜謝次日  
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曰布與我有父子之  
分不便賜與我只不究其罪汝傳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此處又用  
李儒一半言語不然儒曰太師不可為婦人所惑卓變色曰汝之  
妻肯與呂布否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出仰天嘆曰吾  
等皆死于婦人之手矣雙股劍青龍刀丈入蛇牙俱不及後人請  
書至此有詩嘆之曰

司徒妙算托紅裙 不用干戈不用兵



三戰虎牢徒費力

凱歌却奏鳳儀亭

董卓即日下令還郿塢百官俱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於稠人  
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假哭是車已去遠布緩轡  
于士崗之上眼望車塵嘆惜痛恨恨是忽聞背後一人問曰溫侯何  
不從太師去乃在此遙望而發嘆問得布視之乃司徒王允也相見  
畢允曰老夫日來因染微恙閉門不出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補筆  
得今日太師駕歸郿塢只得扶病出送却喜得晤將軍請問將軍為  
何在此長嘆布曰正為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尚未與將軍耶唯  
疾閉門方掩飾得此向不然王允豈有不知之理布曰老賊自寵幸久矣允佯大驚曰不信  
有此事布將前事一一告允允仰面跌足半晌不語良久乃言曰不  
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議布隨允歸允延  
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細述一遍允曰太師所

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為天下恥笑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一轉

然允老邁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惜將軍蓋世英雄亦受此汚辱也

又一轉更妙更惡布怒氣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語將軍息怒布曰

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不

將軍之才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此處王允却布曰吾欲殺此老賊

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此處呂布却允微笑曰將軍自姓呂

太師百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攔撥之字激惱他布奮然曰

非司徒言布幾自誤允見其意已決便說之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

臣也青史傳名流芳百世將軍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載之史筆遺臭

萬年數語激却家門私怨告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

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禍當其奮怒反掩口以止之及其遲疑則

正言以動之待其應允又反言以決之



凡用三番曲折王允信是妙人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為誓允跪謝曰漢祚不斬皆出將軍之賜也切勿泄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歎布慨諾而去允即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郿塢請卓議事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使使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卓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以董卓不遷其官甚是懷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呂布共議布曰昔日勸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照應前文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公說布使殺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伏兵誅之力扶漢室其作忠臣尊意若何肅曰吾亦欲除此賊久矣恨無同心者耳今將軍若此是天賜也肅豈敢有二心續會殺父者呂布也憤人殺父者李肅也遂折箭為誓允曰公若能幹此事何患不得

顯官正應董卓不遷其官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入報天子有詔卓教喚入天子有詔坐而受之李肅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詔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議將禪位于太師故有此詔中心藏之久矣此詔肅亦直刺入董卓耳中卓曰王允之意若何卓賊胸中只得一王允肅曰王司徒已命人築受禪臺只等主公到來受禪臺故事都在後筆有此文之實卓大喜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果得此喜信龍罩身者乃有後文之實卓大喜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果得此喜信龍罩身者帝治其罪也世老如何省得時哉不可失便命心腹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郿塢自己即日排駕回京顧謂李肅曰吾為帝汝當為執金吾又許一箇肅拜謝稱臣卓入辭其母母時年九十餘矣此姬老而不死以待與問曰吾兒何往卓曰兒將往受漢禪母親早晚為太后也太后一母曰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卓曰將為國母豈不預有驚報國母要做只遂辭母而行臨行謂貂蟬曰吾為天



子當立汝為貴妃又許一貂蟬已明知就裏假作歡喜拜謝功將  
從今日卓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望長安來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車  
奏凱矣忽折一輪卓下車乘馬又行不到十里那馬咆哮嘶喊掣斷轡頭卓  
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其兆若何肅曰乃太師應詔受禪棄舊換新  
將乘玉蓋金鞍之兆也肅又解之董卓解得勉強李肅解得徹底  
卓喜而信其言次日正行間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  
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又喜而不  
疑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能出迎肅此  
諫阻正卓進至相府呂布入賀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  
又許一箇總布拜謝就帳前歇宿是夜有數十小兒于郊外作歌風  
管真是做夢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千里草乃董卓字  
者言歌聲悲切卓問李肅曰童謠主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

董氏興之意的妙

次日侵晨董卓擺列儀仗入朝忽見一道人青

袍白巾手執長竿上縛布一丈兩頭各書一口字明明是呂卓問肅

曰此道人何意肅曰乃心恙之人也呼將士驅去卓進朝羣臣各具  
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擋在門  
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  
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不應此便不推車直入王允大呼曰反  
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裏甲不入傷  
臂墮車大呼曰吾兒奉先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前  
叫過無數文親此處忽一戟直透咽喉呂布孝丁原以刀孝董卓以  
換一賊字可發一笑各道李肅早割頭在手呂布左手持戟右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  
討賊臣董卓其餘不問將吏皆呼萬歲後人有詩嘆董卓曰  
伯業成時為帝王 不成且作富家郎



誰知天意無私曲 郿塢方成已滅亡

却說當下呂布大呼曰助卓為虐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  
 願往忽聽朝門外發喊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綁縛來獻事甚省  
 筆王允命縛赴市曹斬之又將董卓尸首號令通衢卓尸肥胖看尸  
 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為燈可稱膏流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  
 足踐其尸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李肅領兵五萬至郿塢抄藉董  
 卓家產人口却說李催郭汜張濟樊稠聞董卓已死呂布將至便領  
 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呂布至郿塢先取了貂蟬呂布心中只  
 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子女盡行釋放好但係董卓親屬不分  
 老幼悉皆誅戮卓母亦被殺是弑何太后之報董卓收卓弟董晏  
 侄董璜皆斬首號令收藉塢中所蓄黃金數十萬白金數百萬綺羅  
 珠寶器皿糧食不計其數刻劉民脂民膏而今安回報王允允乃大

驕軍士設宴於都堂召集眾官酌酒稱慶正飲宴間忽人報曰董卓  
 暴尸於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誅士民莫不稱  
 賀此何人獨敢哭耶遂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擒至眾官見之無不  
 驚駭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侍中蔡邕也蔡邕之哭董卓亦允叱曰  
 董卓逆賊今日伏誅國之大幸汝亦漢臣乃不為國慶反為賊哭何  
 也邕伏罪曰邕雖不才亦知大義豈肯背國而向卓只因一時知遇  
 之感不覺為之一哭自知罪大願公見原倘得黔首刎足使續成漢  
 史以贖其辜邕之幸也若使邕成漢史當眾官皆力救之  
 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若使續成漢史誠為盛事  
 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殺之恐失人望本是全孝不在忠今竟曲本  
 矣允曰昔孝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遂致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運衰微朝政錯亂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誣議



也王允所見亦是恐其曰禪無言而退私謂眾官曰王公其無後乎  
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當下王允不聽  
馬曰禪之言命將蔡邕下獄中縊死同死也若前日不從董卓而  
之一時士大夫聞者盡為流涕後人論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  
之殺之亦為已甚有詩嘆曰

董卓專權肆不仁 待中何自竟亡身

當時諸葛隆中臥 安肯輕身事亂臣

且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逃居陝西使人至長安上表求救王允曰  
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雖大赦天下獨不赦此四人先赦其罪  
而後圖之未為晚也此是王允失算使者回報李傕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謀  
士賈詡曰將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不然誘集陝西并  
本部軍馬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讐事濟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勝

走亦未遲只賈詡一言便使長安大亂武惟等然其說遂流言于西

涼州曰王允欲將洗蕩此方之人矣眾皆驚惶乃復揚言曰徒死無

益能從我反乎眾皆願從於是聚眾十餘萬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

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引軍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讐卓有二

伏謀牛輔李傕便與合兵使為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

兵來與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

兵出敵肅當先迎戰正與牛輔相遇大殺一陣牛輔抵敵不過敗陣

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輔乘李肅不備竟來劫寨肅軍亂竄敗走三

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汝何挫吾銳氣遂斬李肅懸

頭軍門擯勸人殺父之報不用別人殺之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

敵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仍復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

兒商議曰呂布驍勇萬不能敵不如瞞了李傕等四人暗藏金珠與



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賊徒身分正堪胡赤兒應允是夜收拾金珠  
棄營而走隨行者三四人將渡一河赤兒欲謀取金珠竟殺死牛輔  
將頭來獻呂布一賊徒布問起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  
金寶布怒即將赤兒誅殺胡赤兒之殺牛輔亦如呂布之領軍前進  
正迎着李傕軍馬呂布不等他列陣便挺戟躍馬麾軍直衝過來  
軍不能抵當退走五十餘里依山下寨請郭汜張濟樊稠其議曰呂  
布雖勇然而無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透他廝殺郭將  
軍可領軍抄擊其後效彭越撓楚之法鳴金進兵擂鼓收兵張樊二  
公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彼首尾不能救應必然大敗賈詡固能謀  
衆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兵搦戰布忿怒衝殺過去  
催退走山上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布  
急回戰只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布方欲收軍鑼聲響處催軍又來

未及對敵背後郭汜又領軍殺到及至呂布來時却又擂鼓收軍去  
了顛倒金鼓以亂之激得呂布怒氣填胸一連如此幾日欲戰不得  
欲止不得正在腦怒忽然飛馬報來說張濟樊稠兩路軍馬竟往長  
安京城危急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無心戀戰只顧奔  
走折了好些人馬昔日能擋十八路諸侯而今日不能勝李郭張樊  
比及到長安城下賊兵雲屯兩集團定城池布軍與戰不利軍士畏  
呂布暴厲多有降賊者布心甚憂數日之後董卓餘黨李蒙王方在  
城中為賊內應偷開城門四路賊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攔擋  
不住引數百騎往青鎖門外呼王允曰勢急矣請司徒上馬同出關  
去別作良策王允若去是棄天子而去也賈天子允曰若蒙社稷之  
靈安得國家吾之愿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臨難苟免吾不為  
也為我謝關東諸公努力以國家為念呂布再三相勸王允只是不



肯去王允是漢子不一時各門火燄竟天呂布只得棄却家小貂蟬也引

百餘騎飛奔出關投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太常卿池太

僕魯植太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皆死於國難賊

兵圍繞內庭至急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約

住軍七口呼萬歲獻帝倚樓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意欲何為

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無端被王允謀殺臣

等特來報讐非敢造反如吳楚七國之欲殺吳錯也但見王允臣便退兵王允時

在帝側聞知此言奏曰臣本為社稷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

誤國家臣請下見二賊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王

跳樓時于大呼曰王允在此始王李傕郭汜拔劍叱曰董太師何罪

而見殺允曰董賊之罪彌天且地下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

相慶賀汝獨不聞乎傕汜曰太師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本意在

王允大罵逆賊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王允死之無益而不

不忍棄天子而走乃其忠也二賊手起把王允殺于樓下史官有詩讚曰

王允運機籌 奸臣董卓休 心懷安國恨 眉鎖廟堂憂

英氣連霄漢 忠心貫斗牛 至今魂與魄 猶遶鳳凰樓

眾賊殺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盡行殺害士民無不

下淚當下李傕郭汜尋思曰既到這裏不殺天子謀大事更待何時

便持劍大呼殺入內來正是

巨魁伏罪災方息 從賊縱橫禍又來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讐曹操興師



或問子曰天雷擊董卓於身後何不擊董卓於生前擊既死之元凶何不擊方興之從賊予應之曰天有夫理亦有天數待其惡貫既盈而後假手於人以殺之是亦氣數使然蓋天理之天不能不聽於天數之天也

賈詡深溝高壘之謀卽李左車勸陳餘之策也陳餘不能用李左車之言車固遇非其人李催能用賈詡之言詡亦事非其主君子擇主而事可不慎哉

馬超如此英勇却怪虎牢關前並不見西涼兵將挺身一戰何也意者馬超此時尚幼未隨父來又或馬騰見袁紹不能用人袁術不肯發糧故無戰心耶不然今日討李郭者馬騰異日受衣帶詔者亦馬騰既已烈烈於後豈得冥冥於前曹操以荀彧爲吾之子房是隱然以高祖自待矣何至加九錫

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文若不於此時疑之直至後日而始疑之惜哉見之不早也

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謙害曹高一家是無心曹操遷怒於陶謙猶可言也遷怒於徐州百姓則惡矣至復遷怒於昔日救命之陳宮則尤惡矣惡人有言必踐言之則必行之前日殺呂家是寧可我負人今日欲報讐是不可人負我

却說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人不服不如仍舊奉之爲上賺諸侯入關先去其羽翼然後殺之天下可圖也

一欲殺一不殺總是在

寇算計與曹操不同

李郭二人從其言接住兵器帝在

樓上宣諭曰王允旣誅軍馬何故不退李催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賜爵故不敢退軍帝曰卿欲封何爵李郭張樊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勤要如此官品

今道士受籙每自擬職銜以奏天庭想亦用此法也帝只得從之封李



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越郭汜為後將軍假節越同秉朝政樊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為校尉然後謝恩只算自討自領兵出城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獲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體安奠停當大設祭祀用王者衣衾棺槨選擇吉日遷葬郿塢臨葬之期天降大雷兩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其棺屍首提出棺外曹操七十二擊之而獨擊董卓之墓者蓋報其發掘陵寢之惡也李催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為雷火消滅前時中置燈是人火天之怒豈可謂甚矣且說李催郭汜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密遣心復侍帝左右觀其動靜獻帝此時舉動荆棘朝廷官員並由二賊陞降因採人望特宣朱雋入朝封為太僕同領朝政董卓召蔡邕李郭用一曰人報西涼太守馬騰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殺奔長安來聲言

討賊原來二將先曾使人入長安結連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為內應共謀賊黨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為征西將軍韓遂為鎮西將軍各受密詔併力討賊此處討李郭有密詔後文討曹操亦有衣帶詔前後當下李催郭汜張濟樊稠聞二軍將至一同商議禦敵之策謀士賈詡曰二軍遠來只宜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不過百日彼兵糧盡必將自退然後引兵追之二將可擒矣此即李左車勸陳餘之計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愿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麾下賈詡曰今若即戰必當敗績李蒙王方齊聲曰若吾二人敗情愿斬首吾若戰勝公亦當輸首級與我詡謂李催郭汜曰長安西二百里盤石山其路險峻可使張樊兩將軍屯兵于此堅壁守之此仍善善者下一待李蒙王方自引兵迎敵可也李催郭汜從其言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八十里下寨西涼兵到



兩箇引軍迎去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指李  
 蒙王方罵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言未絕只見一位少年將軍面如  
 冠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手執長鎗坐騎駿馬從陣中飛  
 出得聲原來那將即馬騰之子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歲英勇無敵  
 王方欺他年幼躍馬迎戰戰不到數合早被馬超一鎗刺於馬下馬  
 超勒馬便回李蒙見王方刺死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超只做不  
 知馬騰在陣門下大叫背後有人追趕聲猶未絕只見馬超已將李  
 蒙擒在馬上二人皆敗下原來馬超明知李蒙追趕却故意俄延等  
 他馬近舉鎗刺來超將身一閃李蒙擗箇空兩馬相並被馬超輕舒  
 猿臂生擒過去馬超乃五虎將之一此處極寫其英勇正為後文伏線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馬  
 騰韓遂乘勢追殺大獲勝捷直逼隘口下寨把李蒙斬首號令李催  
 郭汜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重用其

計只理會緊守關防由他搦戰並不出迎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糧  
 草俱乏商議回軍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出首家主與劉範神邵  
 外連馬騰韓遂欲為內應等情後來董承謀討曹操亦被家僮所前後又出一轍李催郭汜  
 大怒盡收三家老少良賤斬于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門前號令馬騰  
 韓遂見軍糧已盡勢不得不去起義之兵却因食盡內應又泄加信要  
 去只得拔寨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引軍趕馬騰樊稠引軍趕韓  
 遂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殺退張濟畢竟馬超樊稠去趕韓遂  
 看看趕上相近陳倉韓遂勒馬向樊稠曰吾與公乃同鄉之人今日  
 何太無情國義不足以鄉情動之樊稠也勒住馬答曰上命不可違韓遂  
 曰吾此來亦為國家耳公何相逼之甚也先通鄉情樊稠聽罷撥轉  
 馬頭收兵回寨讓韓遂去了不提防李催之侄李別見樊稠放走韓  
 遂回報其叔李催大怒便欲興兵討樊稠賈詡曰目今人心未寧頗



動干戈深為不便不若設一宴請張濟樊稠慶功就席間擒稠斬之  
毫不費力賈詡為催謀每中李催大喜便設宴請張濟樊稠二將

欣然赴宴酒半闌李催忽變色曰樊稠何故交通韓遂欲謀造反稠  
大驚未及回言只見刀斧手擁出早把樊稠斬首於案下樊稠猶知

李催更不念赫得張濟俯伏於地李催扶起曰樊稠謀反故爾誅之  
公乃吾之心腹何須驚懼就將樊稠軍撥與張濟官領張濟自回弘

農去了張濟此時亦當心變而李催郭汜白戰敗西涼兵諸侯莫敢  
誰何賈詡屢勸撫安百姓結納賢豪自是朝廷微有生意此等舉動

勸殺百姓大不相同不想青州黃巾又起聚眾數十萬頭目不等  
劫掠良民黃巾與李郭等真是聲應氣求有董卓餘太僕朱雋保舉

一人可破羣賊李催郭汜問是何人朱雋曰要破山東羣賊非曹孟  
德不可從李催引出黃巾又從黃巾引入曹操下李催曰孟德今在

何處雋曰見在東郡太守糜有軍兵若命此人討賊賊可剋日而破

也李催大喜星夜草詔差人賁往東郡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

破賊又添出鮑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鮑信

殺入重地為賊所害此處了操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即

用賊為前驅兵馬到處無不降順不過百餘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餘

萬男女百餘萬口操擇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餘盡令歸農曹操自

此威名曰重捷書報到長安朝廷加曹操為鎮東將軍操在兖州招

賢納士有叔任二人來投操先來乃潁州潁陰人姓荀名彧字文若

荀彧之子也舊事袁紹今棄紹投操操與語大悅曰此吾之子房也

隱然以高遂以為行軍司馬其侄荀攸字公達海內名士曾拜黃門

侍郎後棄官歸鄉今與其叔同投曹操以為行軍教授荀彧曰某

聞兖州有一賢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問是誰彧曰乃東郡東阿人



姓程名昱字仲德一人薦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訪得他在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孤陋寡聞不足當公之薦公之鄉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一人又薦乃當今賢士何不羅而致之彧猛省曰吾幾忘却遂啟操徵聘郭嘉到兖州共論天下之事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姓劉名曄字子陽一人又薦操即聘曄至曄又薦一人一箇是出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寧一箇是武城人姓呂名虔字子恪一人薦曹操亦素知這兩箇名譽就聘為軍中從事滿寵呂虔共薦一人乃陳留平丘人姓毛名玠字季先二人共薦曹操亦聘為從事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又自來乃泰山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嫻武藝出眾命為點軍司馬一日夏侯惇引一大洪來見前所見通姓名而後通姓名又是一操筆法操問何人惇曰此乃陳留人姓

典名韋勇力過人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數十人逃竄山中惇出射獵見韋逐虎過澗因收於軍中今特薦之於公典韋來歷又中依操曰吾觀此人容貌魁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為友報讐殺人提頭直出關市數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兩枝鐵戟重八十斤挾之上馬運使如飛操即令韋試之韋挾戟驟馬往來馳騁忽見帳下大旗為風所吹岌岌欲倒眾軍士挾持不定韋下馬喝退眾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巍然不動操曰此古之惡來也惡來助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錦襖及駿馬雕鞍賜之敘典韋獨詳文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謀臣武有猛將威鎮山東總結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瑯琊郡取父曹嵩曹操去討黃巾不討李郭是重外而輕內嵩自陳留避難隱居瑯琊當日接了書信便與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餘口并從者百餘人車百餘輛逕望兖州而來道逕徐州太守陶謙字恭祖



為人溫厚純篤向欲結納曹操正無其由陶謙差矣曹操何人而必欲結納之耶知操

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設筵宴款待兩日曹嵩要行陶謙

親送出郭特差都尉張闓將部兵五百護送詐知為奸曹嵩率家小

行到華費時夏末秋初大雨驟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接入嵩

安頓家眷命張闓將軍馬屯於兩廊眾軍衣裝都被雨打濕同聲嗟

怨張闓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們本是黃巾餘黨勉強降順

陶謙未有好處如今曹家輜重車輛無數你們欲得富貴不難只就

今夜三更大家砍將入去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財物同往山中落

草此計何如曹操計黃巾之害眾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正坐

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擄死曹嵩慌引一妾奔人

方丈後欲越牆而走妾肥胖不能出嵩慌急與妾躲於廁中被亂軍

所殺有曹操殺呂伯奢全家之報呂家應劭死命逃脫投袁紹去了

張闓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  
後人有詩曰

曹操奸雄世所誇 曾將呂氏殺全家

如今闔戶逢人殺 天理循環報不差

當下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報與曹操聞之哭倒于地眾人救

起操切齒曰陶謙縱兵殺吾父此讐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軍洗蕩

徐州方雪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領軍二萬守郵城范縣東阿三縣此

人為後來撰敵呂布伏線其餘盡殺奔徐州來夏侯惇于禁典章為先鋒操令但

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以雪父讐遷怒百姓當有九江太守

邊讓與陶謙交厚聞知徐州有難自引兵五千來救操聞之大怒使

夏侯惇於路截殺之後陳琳檄中時陳宮為東郡從事亦與陶謙交

厚聞曹操起兵報讐欲盡殺百姓星夜前來見操自前卷客店中

去陳宮却無下落



于此處補出操知是為陶謙作說客欲待不見又滅不過舊恩只得請入帳中相見宮曰今聞明公以大兵臨徐州報尊父之讐所到欲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義之輩尊父遇害乃張闓之惡非謙罪也且州縣之民與明公何讐殺之不祥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復來相見遷怒陳宮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雪吾恨然則呂伯奢全家被殺又將恨也公雖為陶謙遊說其如吾不聽何陳宮辭出嘆曰吾亦無面目見陶謙也遂馳馬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為從文使呂布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此段亦在陳琳檄中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軍報讐殺戮百姓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急聚眾官商議曹豹曰曹兵既至豈有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破之陶謙只得引軍出迎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中軍整起白旗二面

大書報讐雪恨四字

寫得如此聲勢讀書者至此為

軍馬列成陣勢

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揚鞭大罵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欠身施禮曰謙本欲結好明公故托張闓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去迎敵兩馬相交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兩軍皆亂各自收軍此時亦天之不益陶謙入城與眾計議曰曹兵勢大難敵吾當自縛往曹營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憂在百姓言未絕一人進前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兵雖眾未能即破我城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恙身地眾人驚便問計將安出正是

本為納交反成怨

那知絕處又逢生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本是陶謙求救却弄出孔融求救本是太史慈救孔融却弄出劉玄德救孔融本是孔融求救玄德却弄出陶謙求救玄德本是玄德退曹操却弄出呂布退曹操種種變幻令人測摸不出  
着前卷曹操咬牙切齒秣馬厲兵觀者必以為此卷中定然踏平徐州碎割陶謙矣不意虎頭蛇尾竟自解圍而去所以然者操以兖州為家無兖州則無家也顧家之情重遂使報父之情輕故乘便賣箇人情與劉備嗟乎天下豈有報父讐而可以賣人情者乎孝子報讐不復顧身奈何顧家而遂中止乎太史慈

為母報德而終以克報慈誠孝子也曹操為父報讐而竟不克報以操非孝子故也

劉備之辭徐州為真辭耶為假辭也若以為真辭則劉璋之益州且奪之而陶謙之徐州反讓之何也或曰辭之愈力則受之愈穩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計人自不知耳

非說獻計之人乃東海胸縣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嘗往洛陽買賣乘車而回路遇一美婦人來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坐婦人請竺同載竺上車端坐目不邪視其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離為中女火固屬陰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相待以禮故明告君君可速歸搬出財物吾當夜來言訖不見心火不動天火亦不為害然今之能為竺大驚飛奔到家將家中所有疾忙搬出是晚果然厨中火起盡燒其屋竺



因此廣捨家財濟貧振苦後陶謙聘為別駕從事衣敘糜竺一段開

一無用當日獻計曰某願親往北海郡求孔融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

青州田楷處求救若二處軍馬齊來操必退兵矣謙從之遂寫書二

封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應聲願往眾視之乃廣陵人姓

陳名登字元龍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略過青州一邊下

然後命糜竺齋書赴北海自己率眾守城以備攻擊却說北海孔融

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

明年十歲時往謁河南尹李膺閻人難之融曰我係李相通家及入

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融曰昔孔子曾問禮于老子融與君豈

非累世通家今按刺殺入者多為通膺大奇之少頃大中大夫陳煒

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煒曰小時聰明大時未必聰明融即應聲曰

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者口角尖利煒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

之傳器也自此得名後為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今之通家

拜客者偏多歷客未必好客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之愿

也此孔融之所以不可及也欲寫通家帖拜我門下矣又夾敘孔融一

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與陶公祖交厚子

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與我無讐當先遣人送書解和

如其不從然後起兵一曰曹操倚仗兵威決不肯和融教一面點兵

一面差人送書正商議間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羣寇數萬殺奔

前來此數萬人突孔融大驚急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迎戰管亥出

馬曰吾知北海糧廣可借一萬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

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漢之臣守大漢之地豈有糧米與賊耶管亥大

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將宗寶挺鎗出馬戰不數合被管亥一刀



欽宗寶于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圍城孔融心  
中鬱悶糜竺懷愁更不可言糜竺此時其實難過次日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  
大倍添憂腦忽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冲右突如入無  
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此一人又突如其來怪絕孔融不識其人不  
敢開門賊眾趕到壕邊那人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其見賊眾倒退融急命  
開門引入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融問其姓名對曰某  
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其名曰慈其人曰孝字子義老母重蒙恩顧某  
昨自遼東回家省親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夜當往救某  
故單馬而來營操為父報讐太史慈為母報德孔融大喜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  
識面却曉得他是箇英雄因他遠出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  
融常使人遺以粟帛母感融德故特使慈來救好客而惠及其母因言得此報當下  
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某願借精兵一千出城殺賊

融曰君雖英勇然賊勢甚盛不可輕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  
來如不能解圍慈亦無顏見母矣的聲曰願決一死戰融曰吾聞劉  
玄德乃當世英雄若請得他來相救此圍自解無人可使耳慈曰  
府君修書某當急往糜竺方為簡謙求救于孔融太史慈融喜修書  
付慈慈環甲上馬腰帶弓矢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  
出近壕賊將率眾來戰慈連搦死數人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  
料必是請救兵的便自引數百騎趕來八面圍定慈倚住鎗拈弓搭  
箭八面射之無不應弦落馬賊眾不敢來追英雄之極太史慈得脫星夜  
投平原來見劉玄德施禮罷具言孔北海被圍求救之事呈上書札  
玄德看畢問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  
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氣誼相投有分憂共患之意語語打動今  
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告危在旦夕聞君仁義素著能救人危



急故特令某昌鋒突圍前來求救玄德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  
劉備耶自負語亦肅體語乃同雲長翼德點精兵三千往北海郡進發管亥  
望見救軍來到親自引兵迎敵因見玄德兵少不以爲意玄德與關  
張太史慈立馬陣前管亥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雲長早出黃  
巾賊却用一裏青巾直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量管亥怎敵得  
者可謂以木克土雲長數十合之間青龍刀起劈管亥于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  
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兵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張  
趕殺賊衆如虎入羊羣縱橫莫當只八字寫得便驅兵出城兩下夾  
攻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可謂慣破勢孔融迎接玄德入城  
敘禮畢大設筵宴慶賀又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闓殺曹嵩之事  
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立德曰陶公祖乃仁人君子  
不意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殘害百姓倚強

欺弱何不與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備非敢推辭奈兵微將寡恐難輕  
動孔融曰融之欲救陶公祖雖因舊誼亦爲大義公豈獨無仗義之  
心耶涉屬玄德曰既如此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借三五工  
人馬隨後便來融曰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爲何如人也北海與  
知世間有劉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  
得軍必然親至孔融應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  
史慈拜謝曰慈奉母命前來相助今幸無虞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  
同郡有書來喚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歸  
何不留之其母見之喜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母是賢母遂遣慈  
往揚州去了爲後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北海來見公孫瓚具  
說欲救徐州之事瓚曰曹操與君無讐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已  
許人不敢失信瓚曰吾借與君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



三行未嘗須臾忘此人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爲前部子龍

引二千軍隨後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劉玄

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邊處救陶謙

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怕曹兵勢猛遠遠依山下寨未敢

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

到見孔融融曰曹兵勢大操又善于用兵未可輕戰且觀其動靜然

後進兵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持久備令雲長子龍領軍四千

在公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逕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畢

玄德大喜會合田楷爲犄角之勢雲長子龍領兵兩邊接應是日

英雄英雄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正行之間寨內一聲鼓響馬

步軍兵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乃是于禁勒馬大叫何

處狂徒往那里去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戰到數

合玄德軍雙股劍麾兵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

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立德陶謙急令開門立德入城

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軒

昂語言豁達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與立德陶公祖一讓徐州

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王綱不振公乃漢室宗親  
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邁無能情願將徐州相讓公勿推辭謙當自  
寫表文申奏朝廷玄德離席再拜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爲  
平原相猶恐不稱職今爲大義故來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  
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佑謙曰此老夫之實情也再三相讓  
玄德那里肯受真耶假耶糜竺進曰今兵臨城下且當商議退敵之策待  
事平之日再當相讓可也玄德曰備當遣書與曹操勸令解和操若  
不從願殺未遲于是傳檄二寨且拔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却



說曹操正在軍中與諸將議事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拆而觀之乃劉備書也書畧曰

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嗣後天各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侯實因張闔不仁以致被害非陶公祖之罪也目今黃巾遺孽擾亂于外董卓餘黨盤踞于內願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後私讐撤徐州之兵以救國難則徐州幸甚天下幸甚書好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人敢以書來勸我且中間有譏諷之意命斬來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諫曰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主公當用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內破也操從其言款留來使候發回書止商議間忽流星馬飛報禍事令人則莫不出怪絕操問其故報說呂布已襲破兖州進據濮陽真是意想不到原來呂布自遭李郭之亂逃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

共破強燕于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袁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乃去投張揚揚納之持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揚教殺呂布布因棄張揚去投張邈呂布出關後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以千里之眾而反受制于人亦鄙乎今曹軍征東兖州空虛而呂布乃當世勇士君與之共取兖州伯業可圖也陳宮妙人張邈大喜便令呂布襲破兖州隨據濮陽止有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計死守得全虧得前其餘俱破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不是劉備救陶謙却是呂布救陶謙亦操聞報大驚曰兖州有失使吾無家可歸矣不可不亟圖之報何事可操然之曰主公正好賣箇人情與劉備退軍去復兖州報何事可操然之即時答書與劉備拔寨退兵前寫曹操盛怒有不可嚮過之且說來



便回徐州入城見陶謙呈上書札言曹兵已退謙大喜差人請孔融  
田楷雲長子龍等赴城大會衆軍齊赴必謂有一場大戰矣飲宴既  
畢謙延玄德于上座拱手對衆曰老夫年邁一子不才不堪國家重  
任劉公乃帝室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老夫情愿乞開養病陶恭  
州玄德曰孔文學令備來救徐州爲義也今無端據而有之天下  
將以備爲無義人矣糜竺曰今漢室陵遲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  
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劉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糜竺亦看玄德曰  
此事決不敢應命陳登曰陶府君多病不能視事明公勿辭玄德曰  
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讓之孔融曰袁公  
路塚中枯骨四字得惡罵何足挂齒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  
堅執不肯陶謙泣下曰君欲捨我而去我死不瞑目矣雲長曰既承  
陶公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他好意

相讓何必苦苦推辭說得玄德曰汝等欲陷我于不義耶陶謙推讓  
再三玄德只是不受真耶陶謙曰如玄德不肯從此問近邑名曰  
小沛足可屯軍請玄德暫駐軍此邑以保徐州何如衆皆勸玄德留  
小沛玄德從之陶謙勞軍已畢趙雲辭去玄德執手揮淚而別孔融  
田楷亦各相別引軍自回玄德與關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修葺城  
垣撫諭居民高祖起于沛玄德亦却說曹操回軍曹仁接着言呂布  
勢大更有陳宮爲輔兖州濮陽已失其郛城東阿范縣二處願荀彧  
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不足慮也  
教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  
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兖州親自率兵前  
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見曰將軍棄兖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  
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薛蘭必守兖州不能見有此去



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兵聞失兖州必  
然信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洵是妙策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  
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兖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  
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陳宮之言郭嘉暗料著曹操笑曰呂  
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兖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理伏耶呂布不聽  
陳宮之言曹操又暗暗料著教曹仁領一軍圍兖州吾進兵濮陽速攻呂布陳宮  
聞曹兵至近乃獻計曰今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  
布曰吾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  
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眾將出陳兵于野操立馬于門旗下遙望  
呂布兵到陣圍處呂布當先出馬兩邊擺開八員健將第一箇雁門  
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第二箇泰山華陰人姓臧名霸字宣高兩  
將又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

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讐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  
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極無理語說來却甚是有理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  
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  
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斬殺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  
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  
收軍曹操輸了一陣回寨與諸將商議于禁曰其今日上山觀望濮  
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  
引兵擊之若得寨布軍必懼必為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  
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于  
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箇要緊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布曰他  
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我  
不備于禁之謀陳宮又暗暗料著布乃撥高順併魏續侯成引兵往守西寨却說



曹操于黃昏時分引軍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當四散奔走  
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高順方引軍到殺將入來布兵未至西寨已奪可見曹操行軍  
之曹操自引軍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  
震人報呂布自引救軍來了操棄寨而走既奪而使之不能不棄皆  
從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于禁樂進雙戰呂  
布不在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處  
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  
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殺得好眾將死戰操當先衝陣柳子響  
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  
裡一將跳出乃與韋也手挺雙鐵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下馬插在  
雙戟取短戟數枝挾在手中呂布一戟典軍雙戟奇矣乃不顧從  
人曰賊來十步乃呼我奇遂放開脚步肩箭前行布軍數十騎追至

從人大叫曰十步矣韋曰五步乃呼我奇從人又曰五步矣韋乃飛  
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百步箭不敵立殺數十人眾皆奔  
走韋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戟衝殺入去忽上馬忽下馬忽用小  
活龍郝侯宋四將不能抵擋各自逃去與韋殺散敵軍救出曹操  
眾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  
提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  
正是

誰能暫把重圍脫 只怕難當勁敵追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陶公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戰呂布



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濮陽城中之火人火亦天火也糜竺知  
燒而避其燒天所以全君子也曹操不知燒而亦不死于燒天  
所以留奸雄也全君子是天理留奸雄是天數曹操既據兗州  
且將北取冀安得不東取徐是徐州固操所必爭也今雖暫舍  
之而去其志豈能須臾忘徐州哉立德雖受陶謙之讓吾知終  
非其有爾

荀文若曰河濟之地昔之關中河內也是隱然以高祖光武之  
所為教曹操矣待其後自加九錫而惡其不臣豈始既教之而  
後復惡之耶坡公稱文若為聖人吾未敢信

呂布一聽陳宮之言而輒勝一不聽陳宮之言而輒敗宮誠智  
矣然田氏之叛乃宮教之也何也先啓其機也若在老手只須  
自用一人假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之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截住呂布

大戰鬪到黃昏時分

自昨夜黃昏時分直到今夜黃昏時分好一場大殺

大雨如注各自引軍

分散操回寨重賞典韋加為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

宮曰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為一郡之巨室可令彼密使

人往操寨中下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心大怨後呂布之敗果今

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為內應後來

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

安能得脫也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因新敗正在

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虛空萬望速

來當為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前日曹操在徐州城

呂布在濮陽城中以白旗行詐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來人一面收拾起

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



當分三軍為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之不死于是  
數語操從其言分軍三隊來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  
幡四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此時只此一白旗心中暗喜是日午  
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韋出  
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韋趕到吊橋邊高順亦  
攔當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數內有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  
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與前兩番黃城上鳴鑼為  
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己  
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  
某等先入城去李典所操喝曰我不自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直  
入時約初更月光未上將寫火光之明先寫日光之暗以形之前  
軍只聽得西門上吹簫聲喊聲忽起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

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探知是計  
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砲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  
喊聲如江翻海沸嘯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  
操走北門道旁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  
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中計者未得出城  
好典韋殺離吊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  
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軍我入  
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韋殺入城中尋覓不見再殺出城壕邊撞着  
樂進進曰主公何在韋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  
主語亦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衝烟突火  
又殺入去到處尋覓典韋三入火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  
裡人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裡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



而來必謂曹操死矣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時便撥馬回走

必反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于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其

掩面故認不真然亦以其縱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他有急呂

布聽說縱馬向前追趕見了曹操反問曹操捨却曹操別趕曹操諺

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走得好正逢典韋擁護曹操殺開條血

路到城門邊火焰甚盛城上堆下柴草遍地都是火韋用戟撥開飛

馬冒烟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

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騰那馬撲地倒了嚇殺讀書者至此操用

手托梁堆放地上手臂鬚髮盡被燒傷曹操之鬚未割寸毫關先燒

鬚髮亦典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箇同救起曹操突火而

出操乘淵馬典韋殺條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眾將拜

伏問安操仰面笑曰如此一番驚嚇後忽然發笑恨中匹夫之計吾

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只將計就計詐言我被火傷已

經身死昨日呂布使人詐降今日曹操自布必引兵來攻我伏兵于

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擊之布可擒矣好計嘉曰真良策也于是

令軍士挂孝發喪昨日漢陽城內一片紅今日漢陽城外一片白紅

可見婆子氣人幹不得事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漢陽報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

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操寨一聲鼓響伏

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漢陽堅守不出是年蝗

虫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

因軍中糧盡引軍回鄆城暫住呂布亦引軍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

處權且罷兵兩家俱因凶荒罷兵却說陶謙在徐州時年已六十三

歲忽然染病看看沉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兵之去止為呂布

襲兖州故也今因歲荒罷兵來春又必至矣勢所必然府君兩番欲讓位



與劉玄德時府君尚強健故玄德不肯受今病已沉重正可就此而  
與之玄德不肯辭矣糜竺心歸玄德久矣謙大喜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議  
軍務玄德引關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教請入臥內玄德問安畢  
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為別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明  
公可憐漢家城池為重以漢家城池為重的是在人君子之言受取徐州牌印老夫死  
亦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應其才皆  
不堪任老夫死後猶望明公教誨不但讓州兼且托子恭祖可謂知人切勿令掌州事  
玄德曰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謙曰某舉一人可為公輔係北海人  
姓孫名乾字公祐此人可使為從事又謂糜竺曰劉公當世人傑汝  
當善事之玄德終是推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陶公初三讓徐州其人則讓可眾軍舉哀畢即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固辭次日徐州  
謂各稱其實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民心

悅服如此想原劉公平日德政關張一公亦再三相勸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使孫  
乾糜竺為輔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葬  
喪事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挂孝僕陽城外有假挂孝徐州城中大  
設祭奠祭畢葬于黃河之源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應前操在鄆城  
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敬大怒曰我誓未報汝不若半箭之功  
坐得徐州真是氣殺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怨即傳號令  
剋日起兵去打徐州前番責備人情此不肯使人情矣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  
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  
有困終濟大業明公本守事兗州河濟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關  
中河內也文若此時已將高祖光武望曹操矣何後日九錫之加而反有所不滿乎今若取徐州多留兵  
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  
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已有劉備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備必助備



死戰明公棄兗州而取徐州是棄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  
危也願孰思之蔡石之言操曰今歲荒乏糧軍士坐守于此終非良  
策或曰不如東畧陳地使軍就食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邵等  
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糧以養三  
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田頰于寇操喜從之乃留夏侯惇  
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畧陳地次及汝潁黃巾何儀黃邵知曹  
兵到引眾來迎會于羊山時賊兵雖眾都是狐羣狗黨並無隊伍行  
列操令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何儀令副元帥出戰不三合被  
典韋一戟刺了馬下操引眾乘勢趕過羊山下寨次日黃邵自引軍  
來陣圍處一將步行出戰頭裹黃巾身披綠袂手提鐵棒大叫我乃  
截天夜叉何曼也確是強盜誰敢與我廝鬪曹洪見了大喝一聲飛身  
下馬提刀步出兩下向陣前廝殺四五十合勝負不分曹洪詐敗而

走何曼趕來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蹶砍中何曼再復一刀殺死  
殺得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黃邵不及隄備被李典生擒活捉過  
來曹兵掩殺賊眾奪其金帛糧食無數意正欲何儀勢孤引數百騎  
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為頭一箇壯士身長八尺腰  
大十圍手提大刀截住去路橫閃出此壯士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被那  
壯士活挾過去餘眾着忙皆下馬受縛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聊  
羊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壯士引軍迎住典韋曰汝亦黃巾賊  
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甚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  
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出韋大怒挺雙戟向前來戰兩箇從辰  
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不一時那壯士又出搦戰典韋亦出直戰  
到黃昏各因馬乏暫止可見人自不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操大驚忙  
引眾將來看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威風凜凜心中暗喜分



付典韋今日且詐敗韋領命出戰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  
陣門中弩弓射回操急引軍退五里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  
日再令典韋引軍百餘騎出壯士笑曰敗將何敢復來便縱馬接戰典  
韋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只顧望前趕來不隄防連人帶馬都落  
于陷坑之內黃巾被驅入坑中而驅黃被鈎手縛來見曹操操忙下  
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衣之命坐問其鄉貫姓名曹操得與  
此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亂聚宗族  
數百人築堅壁于塢中以禦之一日寇至吾令衆人多取石子準備  
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者典韋飛石許褚飛寇乃退去又一日寇  
至塢中無糧遂與賊和約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外牛  
皆奔走回還被我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神賊大驚不敢取  
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此人生平又用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

肯降否褚曰固所願也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操拜許褚爲都尉  
賞勞甚厚隨將何儀黃邵斬訖細汝穎悉平曹操班師曹仁夏侯惇  
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虛空可  
引得勝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軍還奔兗州薛蘭李封出其不  
意只得引兵出城迎戰許褚曰某願取此二人以爲贄見之禮典韋  
本事此處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回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  
斬封于馬下薛蘭急走回陣弔橋邊李典攔住薛蘭不敢回城引軍  
投鉅野而去却被呂虔飛馬趕來一箭射于馬下果不出陳軍皆潰  
散曹操復得兗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漢陽操令許褚典韋爲先鋒夏  
侯惇夏侯淵爲左軍李典樂進爲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爲合  
後兵至濮陽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可出戰待衆將聚會後方  
可呂布曰吾怕誰來遂不聽宮言引兵出陣橫戟大罵許褚便出鬪



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助戰兩將夾攻  
 左邊夏侯惇夏侯淵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其攻呂布此可云  
 布布遮攔不住撥馬回城城上田氏見布敗回急令人拽起吊橋布  
 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誰知弄假布大罵引軍奔定陶  
 而去陳宮急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不知此時操遂得濮陽忽  
 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  
 曄等守濮陽自已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  
 順張道臧霸侯成巡海打糧未回巡海打糧與操軍至定陶連日不  
 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濟郡交熟操即令軍割麥為食布軍打  
 糧軍討麥為食都照細作報知呂布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  
 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哨將曰布疑林  
 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于林中以疑之前義字假白旗只得一寨

西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呂布必來燒林呂布心腸早堤  
 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于是止留鼓手五十人于寨中搥鼓將村中  
 擄來男女在寨內喊打糧割麥又勝中男女生此精兵多伏堤  
 中却說呂布回報陳宮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曹操詭計又布曰  
 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乃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遙見林  
 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竟無一人欲投寨中却聞鼓聲大震正  
 自疑惑不定忽然寨後一彪軍出呂布縱馬趕來砲響處堤內伏兵  
 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料敵不過  
 落荒而走從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了二停敗卒回  
 報陳宮宮曰空城難守不若急去遂與高順保着呂布老小棄定陶  
 而走處呂布所意者在此也曹操將得勝之兵殺入城中勢如剪竹  
 張超自焚張邈投袁術去了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



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逢諸將皆回打板也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尙可破曹遂再引軍來正是

兵家勝敗真常事

捲甲重來未可知

不知呂布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三回

李催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王允以婦人行反問楊彪亦以婦人行反問同一問也允用之而亂稍平彪用之而亂益甚何也蓋呂布聽允而爲允所用郭汜則未嘗聽彪而不爲彪所用也縱使汜能殺催猶以董卓殺董卓耳催與汜是一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卓愈橫曾何救於漢室哉况二人合而離離而復合離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

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楊彪始而反問繼而講和旣欲離之又欲合之主張不定適以滋擾以是謀國亦無策之甚矣

呂布之誅董卓奉天子詔者也郭汜之攻李催不奉天子詔而自相吞併者也一則假公義以報私讐一則但知有私讐而不知有公義故布之行事與卓異汜之肆惡與催同

楊奉賈詡其於李催亦始合而終離乃一離而不復合是則獨補過者也若郭阿多反覆無常與二人正自霄壤

或問予曰設使王允謀洩郿塢兵變其亂亦必至此予應之曰董卓不死將不止於劫天子而呂布不勝則必不至於劫公卿而亦必不至與董卓復合何以知之彼意在奪貂蟬則不得不黨王允黨王允則不得不助獻帝勢所必然耳

若使今人作稗官董卓之後便必緊接曹操而茲偏有催汜爲



董卓之餘波又有李樂為催汜之餘波夫然後以楊奉董承之  
救駕作一過文徐徐轉出曹操何其曲折乃爾夫直善作稗官  
者哉

却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眾將皆來  
會集欲再與曹操決戰陳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  
之地那時再來未遲布曰吾欲再投袁紹何如未敘袁紹那邊要來  
宮曰先使人往冀州探聽消息然後可去布從之且說袁紹在冀州  
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謀士審配進曰呂布豺虎也若得兖州必圖  
冀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無患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往助曹操陳  
琳檄中以細作探知這箇消息飛報呂布布大驚與陳宮商議宮曰  
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布從其言竟投徐州來有人報知玄  
德玄德曰布乃當今英勇之士可出迎之糜竺曰呂布乃虎狼之徒

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為後文齊玄德曰前者非布冀兖州怎解此

郡之禍前者曹軍之退名劇玄德實屬呂布今彼窮而投我豈有他

心張飛曰哥哥心腸或好雖然如此也要準備老張却是玄德領眾

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

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又遭催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多不

能相容豈非以汝連殺兩義近因曹賊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

陶謙布因冀兖州以分其勢便有居不料反墮奸計敗兵折將今投

使君共圖大事未審尊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無人管領徐州

因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合當相讓遂將牌印送與呂布立

德今日之讓便有呂布後口之奪一似先知其將奪故作此讓呂布却待要接只見玄德背後關張

二公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量呂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

讓陳宮曰強賓不壓主請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



院安下次曰呂布回席請玄德玄德乃與關張同往飲酒至半酣布請玄德入後堂關張隨入布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謙讓布曰賢弟不必推讓張飛聽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何等人敢稱我哥哥為賢弟你來我和你鬪三百合翼德生平只讓得則不推不肩兄之并不屑弟之也呂布即欲為張公之弟且不可兄欲為其兄且欲為其兄之兄乎宜其愈然欲鬪三百合也。皇帝且呼之為弟的是無禮玄德連忙喝住關公勸飛出玄德與呂布陪話曰劣弟酒後狂言兄勿見責布默然無語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來大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飛與呂布不合為後失徐玄德急令關公勸止次日呂布來辭玄德曰蒙使君不棄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布當別投他處玄德曰將軍若去某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日當令陪話近呂小沛乃備昔日屯兵之處將軍不嫌淺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軍需謹當應往呂布謝了玄德自引軍投小

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却說曹操平子山東表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此時朝廷是李催郭汜其時李催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大將軍橫行無忌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曰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謀臣武將數十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勦除奸黨天下幸甚以此時大勢觀之其才其力獻帝泣曰朕被二賊欺凌久矣若得誅之誠為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賊自相殘害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朝廷獻帝曰計將安出彪曰聞郭汜之妻最妬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則二賊自相害矣又是女將帝乃書密詔付楊彪此詔曹操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連環計陪了一箇詔乘間告汜妻曰聞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絕其往來為妙汜妻訝曰怪見他經宿不歸却幹出如此無恥



之事是始婦非夫人言妾不知也當慎防之彪妻告歸汜妻再三

謝而別謝應該過了數日郭汜又將往李催府中飲宴妻曰催性不測

況今兩雄不並立倘彼酒後置毒妾將奈何汜不肯聽妻再三勸往

至晚間催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於中方始獻入汜便欲食

妻曰食自外來豈可便食乃先與犬試之犬立死即用驪姬語申生

汜醉而歸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

我不先發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催何不亦設一酌以

甲兵來殺郭汜兩處合兵數萬就於長安城下混戰乘勢擄掠居民

乘載伏皇后只為一婦人致使賈詡左靈監押車駕其餘宮人內侍

並皆奔走擁出後率門正遇郭汜兵到亂箭齊發射死宮人不知其

數李催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冒險出城不由分說竟擁到李催

營中郭汜領兵入宮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不與如放火烧宮殿董卓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承十二帝相靈無道宗社隨閣臣擅權

為叔季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豺獺雖驅虎狼入西

州逆豎生淫凶王允赤心托紅粉致令董卓成矛盾渠魁殄滅天

下寧誰知李郭心懷憤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饑饉愁干戈人心

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規此存兢業莫把金甌等閒

缺生靈糜爛肝腦塗剝水殘山多怨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



茫歎黍離人君當守包桑戒太阿誰執全綱維

却說郭汜兵到李傕出營接戰汜軍不利暫且退去傕乃移帝后車

駕於郿塢董賊郿塢遺害至此惜使姪李暹監之斷絕內使飲食不

繼待臣皆有飢色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斛牛肉五具以賜左右傕怒

曰朝夕上飯何又他求乃以腐肉朽糧與之惡皆臭不可食帝罵曰

逆賊直如此相欺待中楊彪急奏曰傕性殘暴事勢至此陛下且忍

之不可攬其鋒也若必欲換好米好肉帝乃低頭無語淚盈龍袖忽

左右報曰有一路軍馬鎗刀映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好消帝教打

聽是誰乃郭汜也原來卽是此公帝心轉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原來李傕

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罵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

爾乃反賊如何不殺你然則公又傕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賊汜曰

此乃劫駕何為保駕傕曰不須多言我兩箇各不許用軍士只自併

輸贏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以皇帝當時輸贏之物可笑可嘆

自有皇帝二字以來皇帝上用一把字皇帝下用取去字

未有如此之狼狽者二人便就陣前廝殺戰到十合不分勝負只見

楊彪拍馬而來大叫二位將軍少歇老夫特邀眾官來與二位講和

楊彪始既欲用反問今又欲為講和胸中全無主意傕汜乃各自還營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

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郭汜竟將眾官盡行監下眾官

曰我等為好而來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傕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

卿極受理語說來却是趣甚楊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何為汜大怒便拔

劍欲殺彪中郎將楊密力勸汜乃放了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中

彪謂雋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間耳固是正論惜

壯之言訖相抱而哭昏絕於地雋歸家成病而死朱雋與蔡自此之

後傕汜每日廝殺一連五十餘日死者不知其數却說李傕平日最

喜左道妖邪之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於軍中郭汜聽如妻之言李



惡人未有不聽婦人言不信師巫邪賈詡屢諫不聽侍中楊琦密奏  
帝曰臣觀賈詡雖為李傕心腹然實未嘗忘君陛下當與謀之正諒  
之間賈詡來到帝乃屏退左右泣諭詡曰卿能憐漢朝救朕命乎朕  
兩頭忽著救命二字自有朕字以來未有如此之狼狽者謝拜伏於地曰固臣所願也陛下且勿  
言臣自圖之帝收淚而謝少頃李傕來見帶劍直入帝面如土色催  
謂帝曰郭汜不臣監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則駕被擄矣帝拱手稱  
謝催乃出時皇甫鄴入見帝帝知鄴能言又與李傕同鄉詔使往兩  
邊解和前有和事公卿鄴奉詔走至汜營說汜汜曰如李傕送出天  
子我便放出公卿鄴即來見李傕曰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與公同  
鄉特令某來勸和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催曰吾有敗呂布之大  
功請問此是請問此是劫天子擄百姓劫天子擄百姓天下共知郭阿多  
盜馬賊耳乃敢擅劫公卿與我相抗誓必誅之君試觀吾方畧士眾

足勝郭阿多否一派鄴答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持其善射不思患難  
以致滅亡近董太師之強君所自見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  
間頭懸國門則強固不足恃矣將軍為上將持鉞仗節子孫宗族皆  
居顯位國恩不可謂不厚今郭阿多劫公卿而將軍劫至尊果誰輕  
誰重耶其詞太直不李傕大怒拔劍叱曰天子使汝來辱我乎我先  
斬汝頭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汜與兵有名諸  
侯皆助之矣賈詡亦力勸傕怒少息詡遂推皇甫鄴出鄴大叫曰李  
傕不奉詔欲弑君自立侍中胡邈急止之曰無出此言恐於身不利  
鄴叱之曰胡敬才汝亦為朝廷之臣如何附賊君辱臣死吾被李傕  
所殺乃今也大罵不止計勝不可以理爭也帝知之急令皇甫鄴回  
西涼却說李傕之軍大半是西涼人氏更賴羗兵為助却被皇甫鄴  
楊言於西涼人曰李傕謀反從之者即為賊黨後患不淺西涼人多



有聽酈之言軍心漸渙軍上背聽同鄉人語李傕却不肯聽同鄉人語逆賊不知有國并不知有鄉 僮聞酈言大怒差虎賁王昌追之昌知酈乃忠義之士竟不往追只回報曰酈已不知何往矣王昌殊有狹氣 賈詡又密諭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義久戰勞苦密詔使汝還郡後當有重賞羌人正怨李傕不與爵賞遂聽詡言都引兵去詡又密奏帝曰李傕貪而無謀今兵散心怯可以重爵餌之帝乃降詔封僮為大司馬僮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遂重賞女巫却不賞軍將李傕如此着邪其妻亦宜以糞汁灌之蓋郭汜是吃糞人李傕亦是吃糞人也 騎都尉楊奉大怒謂宋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殺此賊以救天子奉曰你於中軍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外應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報知李傕僮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殺之楊奉引兵在外不見號火李傕自將兵出恰遇楊奉就寨中混殺到四更奉下勝引軍投西安去了為後

救駕 李傕自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殺死者甚多忽人來報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欲與二公解和聲言如不從者引兵擊之不記殺樊稠之 僮便賣箇人情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郭汜亦只得許諾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帝喜曰朕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為驃騎將軍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可稱大補糧食酒肉家常物耳不意此時天子公卿得之竟成至寶 汜放公卿出營催收拾車駕東行遣舊御林軍數百持戟護送轡輿過新豐至霸陵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帝后但知宮庭春暖今日却受用 忽聞喊聲大作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厲聲問口來者何人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聖駕過此誰敢攔阻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把守此橋以防奸細既云聖駕須親見帝方可准信楊琦高揭珠簾帝諭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眾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霸陵秋景難佳天子過橋不易二將回

第一十一卷 卷之二



報郭汜曰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哄過張濟劫駕再入鄧州鄧州在  
你如何擅自放了過去遂斬二將起兵起來車駕正到華陰縣背後  
喊聲震天大叫車駕且休動帝泣告大臣曰方離狼窩又逢虎口如  
之奈何眾皆失色賊軍漸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山背後轉出一將  
當先一面大旗上書大漢楊奉四字引軍千餘殺來原來楊奉  
自為李灌所敗便引軍屯終南山下今聞駕至特來保護補文當下  
列開陣勢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  
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驕驍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  
於馬下楊奉乘勢掩殺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奉乃收軍來見天  
子帝慰諭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頓首拜謝帝曰適斬賊將者何  
人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此人河東楊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先  
字後出姓名又帝慰勞之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將軍段熲具衣服

飲膳上獻是夜天子宿於楊奉營中郭汜敗了一陣次日點軍又殺  
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困在垓  
心又吃正在危急之中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一將引軍縱馬殺來  
賊眾奔潰徐晃乘勢攻擊大敗汜軍那人來見天子乃國戚董承也  
楊奉董承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以靖  
天下帝命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幸弘農却說郭汜引敗軍回撞着  
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牢必然布告  
天下令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張濟兵據長安未可  
輕動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  
汜喜諾着李郭二人如此一番相爭後忽又相合詩云芳茂爾二人  
合兵於路劫掠所過一空楊奉董承知賊兵遠來遂勒兵回與賊大  
戰於東澗傕汜二人商議我眾彼寡只可以混戰勝之於是李傕在



左郭汜在右漫山遍野擁來楊奉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帝后車出百  
官宮人符冊典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郭汜引軍入弘農劫掠  
承奉保駕走陝北催汜分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催汜講和一面  
密傳聖旨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韓暹李樂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  
應此數人終非奸相識爾那李樂亦是嘯聚出林之賊今不得已而  
召之以賊攻賊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  
來與董承約會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催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  
老弱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則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行嘗敢  
不敢求活耳不當名爲敢賊勢浩大李樂軍到會於渭陽郭汜冷軍  
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樂軍見衣服滿地爭往取之隊伍盡失催  
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楊奉董承遮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賊  
軍趕來李樂曰事急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可捨百官而去

衆皆號泣相隨胡才被亂軍所殺承奉見賊追急請天子棄車駕步  
行至黃河岸邊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氣嚴寒帝與  
后強扶到岸此時景况比草堆螢火之時更是悲邊岸又高不得下  
船後面追兵將至楊奉曰可解馬韁繮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去人  
叢中閃閃伏德挾白絹十數疋至曰我於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  
拽輦行軍被尉向弘用絹包帝及后令衆先挂帝往下放之乃得下  
船以白絹挂天子下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后兄伏德負后下船中  
岸上有不得下船者爭扯船纜李樂盡砍於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  
渡衆人其爭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左傳述晉敗於邲之役有云哭聲  
震天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楊奉尋得牛車一輛載帝至  
大陽絕食晚宿於瓦屋中野老進粟飯上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  
惟許王食乃有食粗糲之天子爲之一羹次日詔封李樂爲征北將軍韓暹爲征東將軍



起駕前行有二大臣尋至哭拜車前乃大尉楊彪大僕韓融也帝后俱哭韓融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楊彪請帝都安縣邑駕至安邑苦無高房帝后都居於茅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插荆棘以為屏蔽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茅屋上堵直欲此德唐堯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李樂等專權百官稍有觸犯竟於帝前毆罵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再嘗非飲食兵既使之法堯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又連名奏保無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等官李催郭汜做了樂等部卒做了強盜又要做官強盜是官做官官原做強盜李又是強盜做強盜則做了官是真做了強盜也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却說韓融回說催汜二賊二賊從其言乃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荒百姓皆食棗菜餓李遍野河內太守張揚獻米肉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帝稍得寧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

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承謂李樂曰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我在此處住承奉乃奉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催郭汜一同劫駕前猶以賊攻賊今則以賊合賊董承楊奉韓暹知其謀連夜擺布軍士護送車駕前奔箕關李樂聞知不等催汜軍到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至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與催汜無二嚇得獻帝心驚膽戰山上火光遍起正是前番兩賊分為二今番三賊合為一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或謂楊彪請召曹操何不請召劉備曰劉備兵少而勢弱曹操兵多而勢強以多少強弱衡之則必舍備而取操矣況有楊奉韓暹懷二心以爭之於內又有諸大鎮挾重兵以爭之於外一劉備之兵力烏足以禦之乎苟或告操曰恐有先我而爲之者抑知袁紹袁術輩可爲而不能爲劉備能爲而不可爲舍曹操竟無有爲之者爾

操之遷帝許都與卓之遷帝長安催汜之遷帝郿塢無以異也然卓與催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順者勤王之師與劫駕不同所以獨成氣候晉文公要天子赴河陽而諸侯賓服真伯者之事也

劉備不殺呂布留以爲操敵也他日白門樓勸斬呂布恐其爲操翼也前之不殺與後之勸殺各有深意英雄所見非凡人可

及

朱虛侯酒令正爲怪着姓呂的張翼德酒風亦爲怪着姓呂的朱虛侯意中只有一劉那管我是呂家女婿張翼德意中只有二劉偏怪他說呂家丈人

曹操爲自己報父讐而徐州卒未嘗爲操所破呂布爲老婆報父讐而徐州竟爲布所奪鞭笞內父之怨更甚於殺親父之怨人情愛父不如愛妻可嘆也然愛父不如愛妻則必有愛妻不如愛妾者曹豹吃打便思爲老婆報讐獨不思王允被殺何不爲貂蟬報讐耶不算愛貂蟬還是怕老婆爲之一笑

却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催郭汜來追車駕天子大驚楊奉曰此李樂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樂親自出戰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於馬下

也

也

也

三



高迎駕於軹道帝封張揚為大司馬揚辭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

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頽墻壞壁前

堅有月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於荆棘之中天子一

之度安亦如居詔改興平為建安元年建安二年取建都安邦之義可見

荆棘中耳乃欲利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去城中制

之耶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採皆為蒐藉多有死於

頽牆壞壁之間者生不能為版築宰相死漢末氣運之衰無甚於此

後人有詩嘆之曰

血流芒碭白蛇亡

赤幟縱橫遊四方

秦鹿逐翻興社稷

楚驩推倒立封疆

天子懦弱姦邪起

氣色凋零盜賊狂

看到兩京遭難處

鐵人無淚也恓惶

太尉楊彪奏帝曰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兵強將盛可

宣入朝以輔王室帝曰朕前既降詔應前卿何必再奏今即差人前

去便了彪領旨即差使命赴山東宣召曹操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

車駕已還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

服從此勸以伯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此直勸以今天子

蒙塵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眾望不世之畧也若不

早圖人將先我而為之矣此時此事除却曹曹操大喜正要收拾起

兵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操接詔克日興師却說帝在洛陽百事未

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傕郭汜領兵將到帝大驚問楊奉曰

山東之使未回李郭之兵又至為之奈何楊奉韓暹曰臣願與賊決

死戰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不

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帝從其言即日起駕望山東進發前者使命



先欲勤王此時曹操未來天子反欲百官無馬皆隨駕步行出了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到又吃一驚使人至車前拜啟曰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聞李傕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等至馬前而君俱以軍禮見帝慰諭方畢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即奏曰乃曹操步軍也須與曹洪李典樂進來見駕通名畢洪奏曰臣兄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帝曰曹將軍真社稷臣也和遂命護駕前行探馬來報李傕郭汜領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惇乃與曹洪分為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攻擊傕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于是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

屯兵於城外次日曹操引大隊人馬來到

馬軍先到步軍繼至然後大隊人馬到為曹操來得

聲安營畢入城見帝拜於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諭慰勞操曰臣向蒙國恩刻思圖報今傕汜二賊罪惡貫盈臣有精兵二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為重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却說李傕郭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詡諫曰不可操兵精將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爾敢滅吾銳氣拔劍欲斬詡眾將勸免是夜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去得是獨畏次其不早耳次日李傕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三百鐵騎於陣中衝突三遭方纔布陣陣圍處李傕姪李暹李別出馬陣前未及開言許褚飛馬過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吃了一驚倒撞下馬褚亦斬之雙挽人頭回陣曹操撫許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噲也一隱然以待高祖自待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領中軍衝陣鼓響一聲



三軍齊進賊兵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操親掣寶劍押陣率眾連夜追殺勦戮極多降者不計其數催沮望西逃命忙忙似喪家之狗自知無處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一向做官原是做强盜今曹操回兵仍屯於洛陽城外楊奉韓暹兩箇商議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殺催沮為名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帝一日命人至曹營宣操入宮議事操聞天使至請入相見只見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操暗想曰今東都大荒官僚軍民皆有飢色此人何得獨肥因問之曰公尊顏充腴以何調理而至此對曰某無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肥者必俗好淡却是不俗操乃領之又問曰君居何職對曰某居孝廉然則是曹操年家原為袁紹張揚從事今聞天子還都特來朝覲官封正議郎濟陰定陶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避席曰聞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遂置酒帳中相待令與荀彧相會忽人

報曰一隊軍往東而去不知何人操急令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催舊將楊奉與白波帥韓暹因明公來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曰莫非疑操乎昭曰此乃無謀之輩明公何足慮也操又曰李郭二賊此去若何昭曰虎無爪鳥無翼不久當為明公所擒無足介意看得李郭郭四操見昭語言投機便問以朝廷大事昭曰明公與義兵以誅暴亂入朝輔佐天子此五霸之功也但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駕幸許都為上策此策非為朝廷專為曹操然朝廷播越新遠京師遠近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將軍決計之不以食淡人語然食益醋人又何能知此操執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楊奉在大梁大臣在朝不有他變否昭曰易也以書與楊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師無糧欲車駕幸許都近魯陽轉運糧食庶無欠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當欣從也操大喜



曹操文得

昭謝別操執其手曰凡操有所圖唯公教之昭稱謝而去

操由是日與眾謀士密議遷都之事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斗牛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行與太白會於天關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

周詩有魏風而魏為晉所并魏地遂入於晉及晉魏之地必有興者

晉卿魏斯求為請侯與韓趙三分晉國而魏復與焉左傳曰魏大名也故單萬卜居於此而子孫乃昌魏居天下之中中央屬上土之位黃正應黃天當立之識

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彘彘曰漢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興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興者

雖云地利實曹操得操意遂決次日入見帝奏曰東都荒廢久矣不可修葺更兼天時轉運糧食艱辛許都地近魯陽城郭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臣敢

請駕幸許都唯陛下從之帝不敢不從羣臣皆懼操勢亦莫敢有異

議遂擇日起駕此時皇帝竟如雙陸象操引軍護行百官皆從行不

到數程前至一高陵忽然喊聲大舉楊奉韓暹領兵攔路二人忽來

得志未必不為徐晃當先大叫曹操欲劫駕何往操出馬視之見徐晃

威風凜凜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

餘合不分勝敗操即鳴金收軍召謀士議曰楊奉韓暹誠不足道徐

晃乃真良將也吾不忍以力併之當以計招之

從士滿寵曰主公勿慮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

入其營以言說之管教他傾心來降操欣然遣之是夜滿寵扮作小

卒混入彼軍隊中偷入徐晃帳前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寵突至其

前來得突兀如華揖曰故人別來無恙乎徐晃驚起熟視之曰子非

山陽滿伯寧耶何以至此寵曰某現為曹將軍從事今日於陣前得



見故人欲進一言故特冒死而來晃乃延之坐問其來意寵曰公之  
勇畧世所罕有奈何屈身於楊韓之徒曹將軍當世英雄其好賢禮  
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陣前見公之勇十分愛敬故不忍以健將決死  
戰特遣寵來奉邀公何不棄暗投明共成大業語甚明快晃沉吟良久乃  
喟然嘆曰吾固知奉違非立業之人奈從之久矣不忍相捨寵曰豈  
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  
夫也晃起謝曰愿從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違而去以為進見之禮  
晃曰以臣弑主大不義也吾決不為與呂布殺丁原大相懸絕公明  
厚寵曰公真義士也晃遂引帳下數千人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早  
有人報知楊奉大怒自引千騎來追大叫徐晃反賊休走正追趕  
間忽然一聲袍響山上山下火把齊鳴伏軍四出曹操親自引軍當  
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時休教走脫滿寵去而徐晃必來徐晃來楊

奉大驚急待回軍早被曹兵圍住恰好韓暹引兵來救兩軍混戰楊  
奉走脫曹操趕彼軍亂乘勢攻擊兩家軍士大半多降楊奉韓暹勢  
孤引敗兵投袁術去了後文曹操收軍回營滿寵引徐晃入見操大  
喜厚待之於是迎鑾駕到許都蓋造宮室殿宇立宗廟社稷省臺司  
院衙門修城郭府庫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  
處置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帝命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畢竟封  
李傕郭汜自寫賊街勒合帝封今曹操竟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  
攸為軍師郭嘉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空掾曹毛玠在峻為典農中  
郎將催督錢糧程昱為東平相范成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  
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于禁徐晃皆為  
校尉許褚典韋皆為都尉其餘將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權皆歸於曹  
操總結朝廷大務先稟曹操然後方奏天子自此皇帝又在曹曹既



定大事乃設宴後堂聚眾謀士共議曰劉備屯兵徐州自領州事近  
呂布以兵敗投之備使居於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乃心腹之  
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方定許都遂以徐州為心腹之患可知徐州乃操所必欲爭也許褚曰  
愿借精兵五萬斬劉備呂布之頭獻於丞相荀彧曰將軍勇則勇矣  
不如用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或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之  
計計名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明公可奏請詔命實授備為徐  
州牧因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備無猛士為輔亦漸可圖事不  
成則呂布必殺劉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極似戰國策士之謀操從其言  
即時奏請詔命遣使齎往徐州封劉備為正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  
州牧并附密書一封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帝幸許都正欲上表慶  
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都拜受恩命畢設宴管待來使使曰君  
侯得此恩命實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玄德稱謝使老乃取出

秘書適與玄德看罷曰此事尚容計議已識破機關席散安歇來使  
於館驛玄德連夜與眾商議此事張飛曰呂布本無義之人殺之何  
礙直曰玄德曰他勢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亦是不義張飛曰好人  
難做看透世情語然為天下負好玄德不從次日呂布來賀玄德  
教請入見布曰聞公受朝廷恩命特來相賀玄德遜謝只見張飛扯  
劍上廳要殺呂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殺我張  
飛叫曰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教我哥哥殺你曹操密書却殺他一日玄德  
連聲喝退乃引呂布同入後堂實告前因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  
布看此是玄布看畢泣曰此乃曹賊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  
勿憂劉備誓不為此不義之事呂布再三拜謝備留布飲酒至晚方  
回關張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  
謀伐之故用此計使我兩人自相吞併彼却於中取利奈何為所使



手或之計早被料破可見關公點頭道是張飛曰我只要殺此賊  
以絕後患此心自要殺此賊固不固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為  
也次日玄德遂使命回京就拜表謝恩並回書與曹操只言容緩圖  
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之  
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計名操曰其計如何彧曰可  
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報說劉備上密表要畧南郡術聞之必怒而  
攻備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驅虎吞狼  
之計也併又弄出一袁術來操大喜先發人往袁術處次假天子詔  
發人往徐州却說玄德在徐州間使命至出郭迎接開讀詔書却是  
要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  
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曹操所以能令人遂點軍馬日起程  
孫乾曰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愿

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愿守此  
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為下文使二  
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為下文不聽吾不放心張飛曰弟自今以後  
不飲酒只為不飲酒不打軍士請嚴聽人勸諫便了糜竺曰只恐  
口不應心飛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嘗失信你如何輕料我玄德曰  
弟言雖如此吾終不放心還請陳元龍輔之早晚令其少飲酒不飲  
而曰少飲料得張公必不肯不飲酒也勿致失事陳登應諾玄德分付了當乃統馬步  
軍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却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欲吞其州縣  
乃大怒曰汝乃織席編履之夫今輒白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  
伐汝汝却反欲圖我深為可恨乃使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  
兩軍會於盱眙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那紀靈乃山東人使一口  
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陣大罵劉備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



德曰善奉天子詔以討不臣汝今敢來相拒罪不容誅紀靈大怒拍  
馬舞刀來取玄德關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強出馬與紀靈大戰一  
連二十合不分勝負紀靈大叫少歇關公便撥馬回陣立於陣前候  
之儒雅之極是雲長身紀靈却遣副將荀正出馬關公曰只教紀靈  
來與他決箇雌雄荀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紀將軍對手關公大怒  
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於馬下玄德驅兵殺將過去紀靈大敗  
退守淮陰河口不敢交戰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  
兩軍相拒不在話下却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去後一應雜事付陳  
元龍管理軍機大務自家奉酌一日設宴請各官赴席眾人坐定張  
飛闌言曰我兄臨去時分付我少飲酒恐致失事眾官今日盡此一  
醉明日都各戒酒自己不能戒酒都要封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滿飲  
言罷起身與眾官把盞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從天戒不飲酒天戒

新。你自不吃酒 飛曰廝殺漢如何不飲酒死且不我要你吃  
天何嘗戒你來 飛曰廝殺漢如何不飲酒死且不我要你吃  
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盞破天張飛把遍各官自斟巨觥連飲了  
幾十盃不覺大醉却又起身與眾官把盞酒至曹豹豹曰某實不能  
飲矣飛曰你恰纔吃了如今爲何推却豹再三不飲飛醉後使酒人  
每因使酒故戒酒德偏因戒酒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  
反致使酒畢竟令人俗而德起便發怒曰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  
以將令行酒令官不過取笑便喝軍士擎下陳元龍曰玄德公臨  
去時分付你甚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管我違了將令  
而管 曹豹無奈只得告求曰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罷飛曰  
你女婿是誰豹曰呂布是也正提着飛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  
呂布來說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呂布張飛使酒罵曹豹意  
亦如羅夫使酒罵臨汝侯諸人勸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此五十  
意不在臨汝而在田也諸人勸不住將曹豹鞭至五十此五十  
衆人苦苦告饒方止只怕呂布耳熱席散曹豹回去深恨張飛連夜



差人齎書一封逕投小沛見呂布備說張飛無禮且云玄德已往淮  
南今夜可乘飛醉引兵來襲徐州不可錯此機會呂布見書便請陳  
宮來議宮曰小沛原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  
悔之晚矣兩雄不並棲况有陳宮為之謀曹操為之構即無張布從  
之隨即披掛上馬領五百騎先行使陳宮引大軍繼進高順亦隨後  
進發曹操之攻徐州為父報讐呂小沛離徐州只四十五里上馬便  
到呂布到城下時恰纔四更月色澄清當此月明人靜正好城上更  
不知覺布到城門邊叫曰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軍報  
知曹豹豹上城看之便令軍士開門呂布一聲暗號眾軍齊入喊聲  
大舉張飛正醉臥府中左右急忙搖醒報說呂布賺開城門殺將進  
來了張飛大怒慌忙披掛綽了丈八蛇矛纔出府門上得馬時呂布  
軍馬已到正與相迎張飛此時酒猶未醒不能力戰呂布素知飛勇

虎牢關的已會領教亦不敢相逼十八騎將保着張飛殺出東門玄德家眷  
在府中都不及顧了却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欺他醉遂  
引百十人趕來豈非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  
趕到河邊一鎗正刺中曹豹後心此一鎗只算醉草草連人帶  
馬死於河中活時不肯飲酒飛於城外招呼士卒出城者盡隨飛投  
淮南而去呂布入城安撫居民令軍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門諸人  
不許擅入此非呂布用情乃感玄却說張飛引數十騎直到盱眙來  
見玄德具說曹豹與呂布裡應外合夜襲徐州眾皆失色玄德嘆曰  
得何足喜失何足憂落落丈關公曰嫂嫂安在問得飛曰皆陷於城  
中矣玄德默然無語聞家眷失陷只感然不語後見翼德欲關公頓  
足埋怨曰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池又  
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是好張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正是



舉杯暢飲情何放  
拔劍捐身悔已遲  
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



